

帝國之眼與蠻荒之島

作者：陳麗霜

書名：展示台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

作者：呂紹理

出版社：麥田

出版日期：2005

本書摘述：

呂紹理的《展示台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一書，將博覽會活動置放在後殖民、後現代的論述中，從而剖析這些展示活動與行為背後的權力結構與意識型態。某種程度上，成功地由台灣的主體性觀點出發，描繪出在殖民統治下，台灣的形象是如何被形塑與呈現，而當時台灣社會又是如何面對這種殖民地的現代化所帶來的衝擊，以及如何調整、因應與自我認同。

全書以介紹近代博覽會的歷史為引，進而分析博覽會在當時的國際環境中所呈現的意義。他認為，博覽會不僅只是各國在科學、經濟等層面進步性的展示，也是國際競爭、國族認同的重要展場。其中，日本在現代化的過程中，積極參與國內外所舉辦的博覽會活動，除了上述的目的之外，更重要的是，藉由這些博覽會活動的舉辦，試圖達到宣傳、刺激日本國內產業與經濟發展的多重目標。

在接下來的文章中，他討論了台灣是如何在國際與日本國內的展覽會中被展示，並指出這些展示行為中的台灣形象，其實並不是真實的台灣，而是被建構出來的殖民地形象，也是一個相對於殖民母國的「野蠻未開化」的島嶼。如此，不但將台灣區隔於日本本土之外，同時也確立了日本對台灣持續「文明進化」，賦予殖民與開發的正當性。

台灣島內面對這種展覽會風潮，不論民間或台灣總督府都有著積極的反應。台灣總督府方面，試圖以這些展覽會展現其殖民統治的成果，如藉由文明進化的形象展示，向觀眾傳遞其殖民統治的正當性，促進台灣人的統治認同。除此之外，展覽會風潮對台灣有其更深層的影響，主要是這種具有現代性的展示，構成展示、觀看與消費的連鎖關係，而這種連鎖關係不只侷限於博覽會，也滲透到台灣許多的社會層面，如生活和商業的行為上。因而，不論是博物館的建立，商業展示和銷售的行為，甚至觀光旅遊的勃興等，日治時期的台灣在這些因素的影響下，有其蓬勃的發展。

心得評論：

呂紹理在其書中，架構出一個宏觀的權力結構，殖民—被殖民、文明進化—蠻荒原始的相對性，在書中一再地被提起。台灣在這樣的論述中，被日本殖民當局作為一個相對落後、不文明的區域，需要透過殖民統治進行文明開化的工作。這是近來在台灣研究學界中，一再被提及的議題—殖民現代性—的論述。從陳芳明對台灣文學運動與知識份子自我認同危機的闡述，乃至於本書中對於展覽會活動中，台灣如何被日本帝國所展示，以及台灣人如何看待這種展示行為，都透露出這種殖民地主體論述的觀點。也就是說，殖民地的現代化是必須伴隨著殖民母國政治權力的統治。當殖民母國透過這種文明與落後的論述來闡述其統治的正當性時，被殖民的知識份子就會面臨如何選擇其文化認同的問題。一如認同現代文明是否必須承認殖民統治的正當性？又如否認殖民統治的正當性，那麼殖民統治的現代性又該如何被對看待呢？

在當時，台灣許多的知識份子或許沒有意識到這樣的問題，他

們更關心的是如何參與、促進自身或台灣的進步與現代化。這些意象，在呂紹理的書中，可從台灣仕紳參觀日本博覽會的記述中都可以發現。其中或許隱含著台灣總督府對於台灣發展以及統治的意圖，但更重要的是，知識份子如何定位自身位置的意識型態。

然而，即便在國際與日本各地的博覽會中，不論台灣館的建築或地方特產的推銷、展售等，台灣被展示的形象大多是以漢人文化為中心的描繪與建構。不過，台灣原住民（當時稱為蕃人）也在展示中被充分關注，除了其自身的特色之外，更重要的是強化殖民地落後而有待開化的一面，亦即為其殖民行為的正當性下了一個註解。事實上，除了展覽會之外，台灣原住民的形象在當時日本人對於台灣的認識中，佔有極其重要成分。

我們來回顧日治時期一般日本人對臺灣的印象。1914年日本畫家三宅克己就曾在〈み ずる〉寫到：

每年都想一定要去台灣看看，但只是答應要去，腳步卻好像很沉重，越來越沒有出發的勇氣。誠如諸位讀者所知，台灣是有黑死病、霍亂、生蕃土匪等令人恐懼至極的地方，任我如何的蠻勇，也會感到遲疑的啊！¹。

臺灣的整體印象是如此的原始與蠻荒，除了風土疾病外，蕃人土匪的可怕印象也深植在日本人的印象中。甚至，會讓想要前來台灣旅行的日本人，望之卻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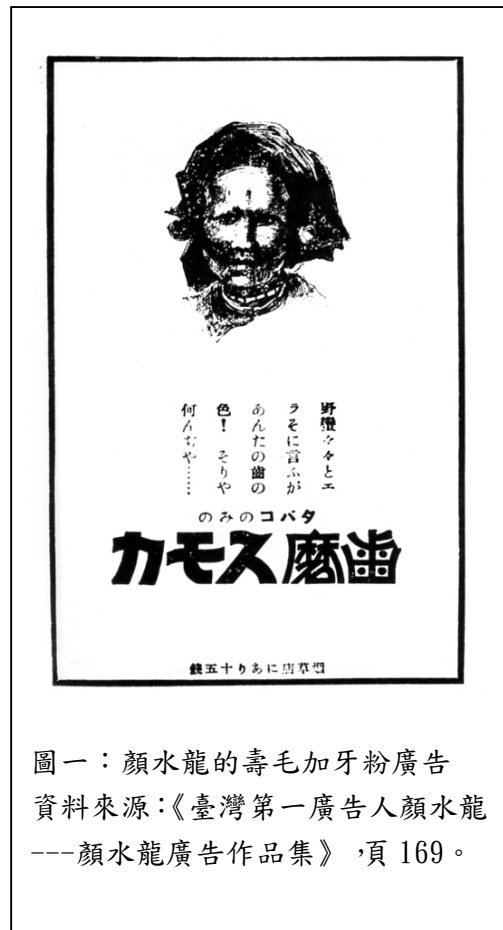
當時赴日留學的藝術家黃土水，對日本人存在這種台灣刻板印象，就感到相當無耐，他說：

¹ 顏娟英 譯著，《風景心境—台灣近代美術文獻導讀》（上冊）（台北：雄師，2001），頁 59。

從未到臺灣的內地人（日本人）卻以為臺灣是像火的地獄般燠熱的地方，惡疾流行，而且住著許多比猛獸更恐怖的生蕃...我過去六七年來住在東京，常常碰到令人憤怒，或者抱腹絕倒的怪問題。或問：『在臺灣也像在內地一樣吃米飯嗎？』或『你的祖先也曾割取人頭嗎？』等一本正經的詢問，令我與其說是憤慨，不如說是可憐他們的無知...總之，內地人對臺灣的知識恐怕極為貧乏，即使是有相當地位的日本知識份子，也有相當錯誤的觀念，可以推之一般人無知和誤會更是超乎想像的更嚴重。然而，台灣絕對不是內地人所想像的蠻荒之地，台灣實在是難得的寶島。²

顯然，作為以漢人為主的台灣人，黃土水對於以原住民所構成的台灣形象，是無法苟同的。事實上，黃土水並非唯一感受到類似歧視與誤解的台籍畫家。1932年由法國回到日本的顏水龍，隨即在大阪擔任壽毛加牙粉廣告設計的工作，在其一幅作品的文案上這樣寫著（圖一）：

自以為了不起而罵別人野蠻呢！也不照鏡子看看自己牙齒是什麼顏色！那算什麼呀……？³



圖一：顏水龍的壽毛加牙粉廣告
資料來源：《臺灣第一廣告人顏水龍——顏水龍廣告作品集》，頁 169。

² 前引書，頁 127~128。

³ 顏水龍，《臺灣第一廣告人顏水龍——顏水龍廣告作品集》（台北：時報，1997），頁 169。

日文文案搭配著蕃人女性頭像的速寫，構成強烈的反諷意味。想必顏水龍在日本內地應該也曾有類似黃土水所記述的被歧視經驗，否則不會在這一則廣告中透過圖像與文字，來表達其內心的一種反擊。同時，也可以想見當時日人對台灣是蠻荒之島的刻板印象有多麼強烈。

在這種刻板印象形塑下，即便後來對於原住民付出極大的關注與同情的個性畫家鹽月桃甫，其一開始也對蕃地有著極為錯誤的印象。在其 1939 年發表之〈內太魯閣行—東台灣旅行的感想中〉寫到，其由花蓮港經新城往太魯閣的途中：

二、三十人的蕃人群，突然撥草出現，這是有生以來第一次見到蕃人群。我聽過很多關於他們獵人頭的可怕故事，所以當場嚇了一跳。……在太陽輝射下，展現著身姿。看見他們，誰能不遙想起古老的神話時代呢？⁴

透過這段記述也可以想見，當時日本人對於蕃人與蕃地的一般印象。當然，鹽月氏應該不知道此地蕃人曾歷經慘烈的理蕃戰爭。就在新城鄉以南的南勢阿美族部落七腳川社，乃是奇萊平原中最強大的原住民族社⁵。明治 40 年 12 月 14 日，七腳川社隘勇聯合太魯閣族巴都蘭番、木瓜番襲擊日軍據點；16 日，七腳川社派出所與軍隊被社人圍攻；後來日軍增援陸續抵達花蓮港，並聯合南勢阿美族各社，以滅族的手段，殺雞儆猴。明治 42 年（1909）戰事結束後，七腳川社人逃竄山中，後來多數歸降，日本當局不許回歸故地，322 人劃歸他社，其餘 643 人疏散至東部各地，原住地沒入官方，後來多被闢為日本移民村⁶。甚至，日本人以奇萊平原為中心，向太魯閣蕃進行更進一步的征

⁴ 同註 1，頁 77~78。

⁵ 潘繼道，〈國家、族群與歷史變遷—近代台灣後山南勢阿美「七腳川社」勢力消長之研究〉《台灣風物》53：1（2003.03），頁 85-127。

⁶ 同前註。

伐。總之，距此事件，鹽月氏到東臺灣旅行，已歷十數年，太魯閣番也已經初步平定，但鹽月卻仍然有著生蕃出草的深刻印象。顯然，日本人對臺灣蠻荒與原始的印象有多麼深刻；有趣的是，在鹽月氏的文中，似乎也捕捉到蕃人與蕃地的另一種吸引藝術家的特質—純真的原始。

當然，並非所有的日本人對於蕃地或蕃人都存在著誤解。以河合新藏為例，他在1916年所發表的〈臺灣的蕃界〉一文中，即顯示出其對於原住民生活形態有一定的瞭解⁷。例如，他對於最為人所懼怕的原住民出草行為，曾強調獵取人頭並非隨意而為，且有其慎重的儀式過程，似乎有為蕃人澄清的意味。顯然，畫家在進入蕃地旅行後，對於蕃人文化的進一步理解。事實上，後來的鹽月桃甫也是一例。

從日本領台以來，來自內地的人類學家、探險家、畫家等各色人等，先後進入蕃界進行踏查、探險、觀光等活動，因而譜成了各種不同的觀點。但是，蕃人具有危險性與原始特質的印象，可說是貫穿日治時期日本人對原住民的一種形象。特別是早期日本人進入蕃地探險的危險特質，雖然幾經台灣總督府的征伐、改善，實際上，已經在一般日本人的心中留下既深刻又刻板的印象，而這種對臺灣蕃人的刻板印象，甚至被放大而成為整個臺灣島在日本內地的想像。

由此可以解釋竹久夢二在〈台灣的印象-難看的女學生制服〉文中，所寫到：『「台灣有生蕃人和穿著制服的日本人」，這就是我原來對台灣人文地理的認識……換句話說，我從未注意到還有本島人的存在。』⁸他之所以沒有注意到本島人的存在，就是因為蕃人與蕃地的形象太過引人注意，並成為日本人對台灣的主體印象。如此之故，我

⁷ 同註1，頁62~66。

⁸ 同註1，頁96。

們就可以理解黃土水與顏水龍的抱怨。

呂紹理在書中也特別注意到原住民的部分，不但提及將原住民送到台灣都市甚至日本內地的「蕃人觀光」活動，也認為日本人將原住民的形象凝固在原始野蠻的狀態。雖然，原住民是展覽會中台灣展示的一個重要部分，但是漢人文化與產業也是大部分展覽會中，台灣館展示的主體。這其中或許有著台灣本島人對於自身描繪的反映，或也有總督府或展覽籌備當局的展示策略。但不論如何，台灣館仍以不同於日本本土的異國情調作為展示的重點，閩南式的建築、台灣裝束的喫茶女服務生，以及許多台灣傳統風俗、特產的展售，都是以南方台灣的特色作為賣點。

對於當時大多數的台灣人而言，被殖民母國當作是野蠻落後的一群人，在殖民措施上也被當作是次等國民。不論政治或經濟上，都上到相對的壓抑。表現在展覽會上，展示出來的不論是在建築、物產、風俗上，都並不是真正的、完整的台灣，而是殖民母國透過「帝國之眼」所凝視出來的「蠻荒之島」。透過這樣展示出來的形象，不但合理化了殖民的行為，也促使當時接受這種落後野蠻印象的台灣人，進一步認同所謂現代化進化文明的殖民統治。

然而，在黃土水與顏水龍對於原住民形象的表述中，我們也觀察到了一個現象。那就是即便台灣處於呂紹理論述的權力與展示結構中，但台灣卻也不是一個統一均質的社會，台灣內部也有著相當複雜的組成。閩南人、客家人、原住民乃至於後來的日本人，這些都是組成當時台灣社會的重要成分，即便在權力結構的描繪中可以被化約成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但卻也不能忽視這種內部複雜性的存在。竹久夢二說他忘了本島人的存在，或許可以說是殖民者將被殖民者都簡化成

落後蠻荒印象，那麼當時台灣的人們對於自身的族群組成又有著怎樣的認識與想像呢？黃土水與顏水龍對於自身被當作落後族群的反彈，是怎麼樣的心態與反應呢？這或許是今日論述展示與被展示的權力結構中，又被忽視的一個面向。

結語：

如果說蠻荒的島嶼是當時日本人對台灣的印象，那麼在展覽會中展示出來的台灣形象，也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不論是漢人、原住民，這些構成台灣社會主體的人群，都透過了日本殖民帝國的眼光被分類、展示在世人面前。呂紹理的著作也充分的剖析了在這種權力結構中，台灣所處的情境與位階關係。不論是總督府在各方面的考量，或者是台灣仕紳對於展覽會的觀察，受當時社會中，台灣形象的一個面向。

台灣是落後野蠻的地域，但在殖民當局的努力之下有了許多的進步、文明的發展。這樣的論述不只在當時被宣傳，即便在今日也被許多人信仰著。這種說法或許呈現了部分的真實，但卻也是被刻意建構、強調出來的一個展示。同時作為展示品與觀賞者的台灣人，或許應該想的更多一些，也應該瞭解自己瞭解的更深入一些。所謂的主體性便是從瞭解自身開始，不論是殖民的「帝國之眼」或展覽會的「攬鏡自照」，在過去我們總透過別人的眼光來探索自身。不論是蠻荒的島嶼或是美麗之島福爾摩沙，台灣人自身的形象還是必須由自我認同的建構開始。

真實的台灣是什麼？時至今日我們又該如何展示我們自身呢？這些問題或許沒有正確答案，但提問的卻不應該只是歷史研究者，這

些疑問同時也必須是歷史教育者所必須關注的焦點。